

为教育呐喊的勇士

——访英才企业董事长蓝春

○ 学生记者 周启明 本刊记者 关悦

一九一八年，鲁迅在《狂人日记》的结尾发出“救救孩子”这样振聋发聩的呐喊。

九十多年过去了，教育及其面临的种种问题，仍是整个社会关注的焦点。“分数至上”的排名似一种攀比，成为校园里赢得尊重的重要方式；本已“负重”的孩子被“报班”热潮赶着向前，升学考试更是让假日变得遥不可及。与此同时，家长为孩子获取好的教育资源也不得不来回奔波。一方面是深受其害，叫苦不迭；一方面却是对名校趋之若鹜，教育问题愈发让人心生矛盾。这些年，有关教育的反思一直在进行，这当中不乏一些有识之士的苦苦求索，蓝春就是其中一位，只是他比反思走得更远。

七彩人生在“设计”中展开

读书时，蓝春压根没想过自己今后会跟教育事业扯上关系。16岁那年，蓝春考入清华建筑系。忆往昔，蓝春觉得当年高考时自己并没有什么目标，直至今日，蓝春仍谦虚地说，“到清华读书其实是个意外的收获”。在初高中阶段，由于缺乏对职业倾向的培训与指导，当时的蓝春对于进入大学读哪个专业，完全是一种懵懵懂懂的状态。而在清华读建筑，对蓝春而言，是一种挑战。他觉得自己是一个比较理性的人，“从理性的角度来讲，我不太适合学建筑”。更为困难的是，蓝春没有美育基础，学起设计来很吃力，因此他在清华最深的感觉就是“郁闷”。但是蓝春没有畏惧，凭着他的闯劲与执着，凭着他对学习建筑设计的坚持，通过八年的学习，蓝春先后获得建筑学学士、城市规划硕士学位。这八年的生活，为他后来选择发展道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蓝春

英才企业董事长，北京市新英才学校董事长、校长。1982年~1989年在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学习，先后获得建筑学学士、城市规划硕士学位。2000年入读中欧国际商学院EMBA。1990年~1999年在福建省建筑设计研究院工作，任设计一所所长，被评为国家高级建筑师、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1999年起步入民办教育，先后担任厦门英才学校副校长、校长，厦门国际学校副校长，北京市新英才学校董事长、校长。曾获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中国儿童慈善家”、中国红十字会“中国红十字奖章”、第五届“中国十大民办教育家”等称号。

毕业之后，蓝春回到家乡，在福建建筑设计院工作，一干就是十年。十年间，蓝春从高级建筑师做到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再到设计一所所长。十年的打磨，让蓝春的设计渐成自己的风格。蓝春的很多建筑设计都得过大奖，这不仅给他带来成就感，更重要的是做设计教会了他运用建筑理念去发散创造性思维。

设计师的工作需要与不同的业主打交道，设计师的风格与业主的需求达到统一，才能开展其他项目。因此让业主理解设计师的设计理念就显得至关重要，在与业主的交流中，“我开始学会反向思维”。这种反向思维让沟通变得更为有效，也在不知不觉间提升了蓝春的沟通能力。此时的蓝春还不知道，与业主的真诚沟通为他接下来的转型提供了契机。

后来，蓝春到北京做房地产开发商，虽然都是地产领域，但从设计到开发，转换和适应身份成为必然的任务。蓝春说，“建筑设计师追求完美，他希望

项目变成一个永恒，在艺术方面得到社会的认可”，而“开发商做开发最终要实现一种社会责任，他最直接的表现是把盖的房子卖出去，产生效益是第一位的”。摸索着，蓝春通过做“龙湾”别墅找到了设计师与开发商的平衡。从“龙湾”这个名字的构思到龙湾设计与“新派别墅”的完美结合，蓝春经历了市场与个人文化追求的冲突，但“冲突的处理并不影响最终理想的实现”。蓝春在一次次尝试中，完成了对家的归属感的找寻，他将视角从外部转向内部，这让“龙湾”的设计更加关注人本质的需求，强调家庭的重要性和对家庭成员的尊重。基于这一点，“龙湾”的定位从产品升华到了生活。直到今天，“龙湾”别墅仍在倡导一种理想的、心灵健康的生活方式。由此，蓝春被人们称为“京城别墅界的浪漫派代表”，成为近年来北京别墅界的领军人物之一。

与教育结缘

蓝春说，自己跨入教育领域，“从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偶然，其实也是一种必然。”大学研究生期间，他偶遇一位瑞典的儿童心理学家，他以四合院为例，谈论一个社区对人发展的影响。受他的启发，蓝春开始琢磨，建筑对人到底有什么影响？于是，他拟了一个有关“儿童健康和居住环境”的课题，研究居住环境对儿童的影响。

“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个课题，很有前瞻性。这个课题归纳了北京的五种家庭居住类型，包括筒子楼，单元楼，四合院等。通过进行学校、社区问卷调查，我发现不同居住环境里的孩子对家有着不同的认识。我渐渐觉得教育应该是多元的。虽然在毕业后我中断了这个课题的研究，但是我始终认为读研期间我对建筑、对人生的认识，对二者之间关系的理解，逐渐让自己形成了社会学、心理学方面的认知体系。”

做设计师的时候，由于机缘巧合，蓝春接手了厦门英才学校的设计项目，也与学校的领导和

老师们有了诸多接触。后来英才学校面临危机，在一次与一位教授的沟通中，教授提起，由蓝春做校长最合适。“因为他们已发现并肯定了我对教育的许多见解和主张。”蓝春笑着说。于是乎，蓝春临危受命，成为了厦门英才学校的校长。

当时是90年代末，中国的民办教育正处于迈向法制化轨道的艰难转型期，虽有广阔的发展空间，但生命力却还十分脆弱。蓝春接掌新英才的时候，学校已连续五年生源都没招满，换了六任校长仍不见起色。而蓝春上任的第一件事，是在师生中间进行广泛的问卷调查，通过调查发现问题，在此基础上分析并解决问题。随后，他又组建了学校的“智囊团”，从华东师范大学请来专家指导开展工作，运用“专家治校、科研兴校”的理念办学。“当时确实花费了很多心血，亲自招生，招聘老师，与学生直接接触，用一年的时间才将学校带入轨道。”回忆当时，蓝春不无感慨地说。而总结成功的原因，蓝春认为，“总的来说还是因为尊重教育规律。”在当过建筑师的他看来，建筑是用生命和建筑对话，教育则是用生命和孩子对话。只有全身心地投入，才能换来回应，换取收获。

2007年，在福建已有成功办学经验的英才教育集团接手北京一所不景气的民办学校，巨资筹建，重



伊顿公学外景

新购买地盘、设计校园、调整师资，北京新英才学校由此诞生，这也开创了英才教育的新局面。作为北京市新英才学校首任校长，蓝春深感责任重大，他时常想：新英才学校的创建难道仅仅是为北京、为中国增加一所民办学校吗？在中国，尤其是在北京，能否打造出一所具有中国特色的“伊顿公学”？

“伊顿公学”被公认为是英国最好的贵族中学，它不只是一个学习的场所，更是一个品格塑造的精神家园。它的校训上写着：独立、个性、友爱、忠诚、尊严、勇敢、传统、绅士、幽默和优越。在对伊顿公学进行教育考察后，蓝春又对新英才学校从16个省市自治区收回的近100名教师和300名学生的调查问卷进行了分析。调研的结果使他对办学的目的，对借鉴学习伊顿公学教育的认识更加明确：教育的使命在于满足不同层次的需求，尤其是优质教育资源的社会需求；教育的使命在于还给孩子自我，帮助孩子追求心灵的自由，在于破除物化和奴化。

在汲取伊顿公学的理念精华时，他提出了更具本土特色和崭新价值标准的新英才学校育人目标：弱化等级观念，强化竞争意识，增强全球化观念，突出新英才学校的国际化特色。新英才学校提供与世界同步的国际化课程以及地道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从孩子

们不同的个性出发，采取共同基础课堂之外的分层教学，让各类人才都能脱颖而出，从而培养既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又有全球化视野的国际化人才。

新英才学校的教学过程中，保留但淡化了考试目标，它更注重强化学生的兴趣目标，使学生在工作的同时兼具做人、做事的能力。与此同时，新英才学校采取全员导师制的管理方式，这与中国传统的班主任工作制有很大不同。一个班主任不一定适合管理所有的学生，而新英才实行的全员导师制，每个老师会成为3~5个学生的知心朋友，帮助学生建立入学以后的成长规划，从而保证每一个学生健康快乐的成长。

风雨兼程，新英才学校如今已成为一所集双语幼儿园、双语小学、中学、剑桥国际中心、大学预科、对外汉语教学为一体的寄宿制学校，先后被评为“中国最具发展潜力、人民满意‘十佳’民办名校”、“亚洲教育行业十大最具潜力品牌学校”。取得如此成就，蓝春功不可没。

在师道与商道中悟“人道”

从建筑设计师到厦门英才学校校长，再到英才企业董事长，蓝春在多重身份的转换间游刃有余，步履轻盈。多年来，蓝春同时探究商道与师道，由此他得出

深刻感悟：从企业的角度谈教育，会发现企业是放大的人群；而换个角度看，每个孩子都是微缩的企业。

《**水木清华**》：从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到厦门英才学校校长，再到北京英才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您的人生经历十分丰富，知识分子、教育家、慈善家、企业家，在这多重身份间您是如何转换的？

蓝春：不同身份的转换归根结底要靠个人能力。个人要想成功，知识仅仅是个基础，良好的品格、心理素质，优



北京市新英才学校外景

良的执行能力、交往能力和综合分析处理问题的能力会在经历与体验中慢慢提升，这是一个渐变的过程。

《水木清华》：回过头来看您的成长历程，整个教育体系对您成长有什么帮助吗？包括您自己做了什么事对您的成功塑造比较大？

蓝春：客观地说，受父母和家庭的影响比较大。我所思考的爱与创造，其实一个是指我的母亲，一个是指我的父亲。我母亲心地善良，对人宽厚和包容，她的忍耐精神和不贪小利的作风是我一直以来的榜样，我从母亲身上接受到的是爱心的力量。而我的父亲是一个很有创新精神的人，他到任何一个单位都想做成一些事，他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他热爱的事业，在他身上有某种影子，这种影子一种是言传身教，一种叫基因遗传。除此之外就是我的太太，从商以来，她对我的影响很深，从她身上我看到了一种柔软而执著的自信，它让我时常保有激情和力量做企业。

十年下海，我常常会觉得自己的冲动在哪里？因为没有激情，总觉得自己从事企业的动力不足。我们生活的那个年代一直在学《资本论》，《资本论》告诉我们，资本家是坏蛋，从中学开始到大学，一直都被灌输这种思想，这就种了一个不恰当的种子。商业的基因，我觉得在中国的教育里一直是严重缺乏的。

《水木清华》：对于未来的人生和事业，您有怎样的规划和梦想？您会怎样平衡房地产事业和教育事业？

蓝春：做企业只是我自己的一个表象，挣钱是手段，教育才是我的目标。除了传统的地产，未来十年，我打算去做几家跨度比较大的企业，比方说生物制药、汽车行业、IT行业和风险投资。这当中，我会先找人，找那种虽然年轻却很有商业冲动的人来管理企业，而我自己只做一个战略方面的董事长。

对我而言，研究教育和研究企业是相通的，归根到底都是在研究人，都是在解剖自己的心路历程。从事教育十多年的过程中，我常常会觉得无奈，时常会觉得有一种巨大的、无形的力量让我喘不过气来，对教育进行越深入的思索就越是感觉自己陷入了一种寂寞的孤独。但是现在，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人和我走上共同的道路，这让我感到一种温暖。

最近我在思考一个问题，商业的核心是什么？这个问题和我追问教育一样。现在看来，企业是最琢磨不透的一种生存状态，它是千变万化的，在企业堆里，要做一个老板挑战很大。也许在今天企业做得很

从企业的角度谈教育，会发现企业是放大的人群；而换个角度看，每个孩子都是微缩的企业。

好，过几十年之后却可能一文不值，最后你会思考，企业留给社会的是什么？这也是我为何会回归到教育，因为教育具有一种朴实的价值。

解读当下教育

“我们的学生、老师、学校和社会都怎么了？”“教育的本质是什么？教育的核心是什么？”蓝春在《为教育呐喊》这本书中，发出诸多针对教育问题的拷问，这些问题也是他开办学校以来，在研究教育时面临的困惑。

《水木清华》：您觉得中国目前的教育状况，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蓝春：这个社会功利化太明显，社会的价值理念就像一个洪流一样，观念的影响会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教育。当下的教育为急功近利和分数至上的观念所绑架，许多孩子面临生存和各种竞争的压



蓝春所著《为教育呐喊》

力，成长在巨大的折磨下，他们的学习兴趣和创新意识正在逐渐丧失。在学校里，我曾经问小学六年级的学生，你们有什么理想？孩子们的回答有发明家、企业家、科学家等等，我看到了他们的希望；向初三的孩子发问，最后他们懒懒地说，我们的目标是中考；高中的孩子目标就是出国。从小到大的基础教育中，孩子的活力一天天在减退，兴趣也在一天一天的降低。

另一方面，成功的标准过于单一。我们都在追求一个标准，比如说升官发财。教育里面我们到底要遵守什么，这是挺难把握的。我们现在教的孩子面临十年甚至更长的考验，要教孩子功利吗？可能二十年以后情况又变了，那么面对未来的变化该怎么办？

我在做教育主张时还发现眼下教育理论研究和实际教学之间的脱离。研究的理论和具体的教学实践处于两个没有交集的世界。大学里的教授觉得教学实践是大白话，水平很低；一线教育又觉得理论太高深，需要大白话。回顾二十年前，我们做研究很大程度上只是知识翻译。而我们现在看的理论其实仍旧是国外几十年前的东西，和世界的差距很大。

《水木清华》：这个问题为什么解决不了？

蓝春：我觉得总体来讲是体制的原因。体制的不完

在学校里，我曾经问小学六年级的学生，你们有什么理想？孩子们的回答有发明家、企业家、科学家等等，我看到了他们的希望；向初三的孩子发问，最后他们懒懒地说，我们的目标是中考；高中的孩子目标就是出国。从小到大的基础教育中，孩子的活力一天天在减退，兴趣也在一天一天的降低。

善，导致了群体的惰性。人自己要改变自己很难，一直在特定的轨道里行进，要改变除非有人推你一把。

基础教育中的一批名校，历史悠久，资源丰富，集各种优势于一身。他们会觉得我们几十年都这样，招的学生也优秀，凭什么改？再比如说，一个县里最好的高中，它招的都是分数最高的学生，高考的结果能不是最好吗？由此学校的校长就觉得自己的学校最好，没必要改。而另外一些学校，生源质量本身差一些，它就会觉得怎么改变都赶不上最好的学校，没有改的兴致了。因此从一开始竞争就是不公平的。

《水木清华》：既然大环境是这样，那您觉得什么方向是改变的可能性？

蓝春：目前看高考的制度，本源上要改确实很难。我觉得这有赖于全社会对人才培养、人才目标的正确认识。全社会的认识要达成一个共识，方向正确、方法正确，然后再使力，才能使得效能最大化。现在我们的孩子目标是北大、清华，但我们这些从清华出来的学生其实也就如此而已，到了社会上，清华的声誉给我们带来的除了“青睐”，还有压力。这种压力有时候会让我们觉得可能这个包袱过重了，放不开手脚，像带了个枷锁一样。

如今的评价标准只是成绩，就会出现畸形。我觉得人生有时候像是长跑，高考只是长跑的第一站，并不是说你第一站跑得最快，后面就一定能跑得最快。安排好体力，才能持续发展。

《水木清华》：那么教孩子的时候应该注重什么呢？

蓝春：我一直在琢磨，是否需要按照一定的轨道去告诉孩子一个道理，结果发现这是一个伪命题。但到底什么是有定准的呢？后来我就把它分成两个部分：做



蓝春和学生们在一起

人和做事应该是两种要求，做事没有定准，做人有定准，这二者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

在研究教育的时候，我从清华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中引出了对教育的思考，叫“爱与创造”。我把厚德载物与爱联系在一起，把自强不息与创造联系在一起，它们是一内一外的关系。我们现在的考试和恶性竞争在很大程度上是外求的内容，它们虽然是创造的一部分，但相对来讲都是标准化的东西，这当中没有更高的技术含量。由此，我在想：是否需要建立一个育人的标准？平常我做企业也会观察员工，为何有些人会出类拔萃，有些人却是碌碌无为？这里面的差异到底在哪儿？通过观察，我尝试着做了一个标准，由此来确定一个相对完整的人。而人有三个层次：人与自我、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我们把爱和创造的育人目标，在人的三个层面——人与自我、人与社会、人与自然——进行细化分解，确定了53个育人的分指标，然后对应到学校教育的各个方面，对孩子进行全面的教育。有关正确的实践会在即将出版的《新英才教育主张》书稿里有系统的简述。

《水木清华》：具体到实践层面，您有什么建议？

蓝春：教育改革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它是几代人的问题。这里面高校需要改。教育是环环相扣的，中学学习的是综合学科，大学体系没有培养综合科的老师，所以应该从培养的老师开始改。每个老师需要回归到学科的原点，从原点生发出更多的东西。

我们做国际教育，在做英国体系，它学习要求没那么高，比方说它达到A，八十分就好了，你学过头了也没用，成绩不完全取决于你花费的时间。而且在学的时候，不用钻得那么深，只要有广度就行。

尽管办新英才最终要归属于整个教育体系，从这个角度讲是被动的，但是新英才的幼儿园、小学和初中可以按照自己的思路做，我感觉这当中还是有

如今的评价标准只是成绩，就会出现畸形。我觉得人生有时候像是长跑，高考只是长跑的第一站，并不是说你第一站跑得最快，后面就一定跑得最快。安排好体力，才能持续发展。



余地。这种余地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教师是不是那么敬业。教师需要在教学实践时看到事物的真相，从而决定孩子是不是非得做那么多作业，是不是非得牺牲睡眠才能学得好。

《水木清华》：现在有很多家长都认识到国内教育的种种问题，有些人直接把孩子送到国外去接受教育，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学生出国读书的比例越来越高，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蓝春：这种现象很普遍。五四的时候，物质的标准和枪炮的标准把中国的传统文化给摧毁了。我们从那个时候开始拥抱西方，没有中国人自己的东西，更没有自信。中国没有自己的教育哲学，现在国内的教育体系是从苏联来的，而我们的理论是从欧美来的。出国只是解决个体的成才问题，而教育大环境仍旧得不到改观。我觉得在教育领域里，需要有一些力量去探索，将中国本土文化的认识和当下的环境融为一体。